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
女內外痔瘡牛皮頭
癬九子爛羊大小瘡
症住四聖祠南街
三十六號

專教駕駛修
理汽車續招
二期生
地點千祥街四十號
說印百詳章備索

建南土漂煙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唱演奚姬配
每位票價二百
全月包廂三

廣東 白濁靈根
華昌大藥房第
特效出品五淋白
濁靈普治三日止
七日除根永不翻
忍君若患淋濁不
再九第一價缺點
預定價大洋五角
府街生生藥房春
泰房華榮藥房代

各種針藥早經官
 報屢蒙本府批准
 之旨曾建打千針
 取藥益救治重病
 算近因病家往往
 治釋弗不絕特再
 既建打千針凡患
 般險惡病症前往
 治費仍既不取錢
 可立奏奇効是豈
 德之慈悲心腸亦
 家之良好機會
 診病地點上
 大街十三號
 紀補乙大站

第四十三回
認姊妹歎譚才娘妻
演麒麟大戰蘇爾旦

那小星墜落了，甄隱道，至多不到一月，盧杞道，老夫欲定
 下月十五，老夫壽期舉筆，高賢以爲可否，甄隱道，太師定
 這日期，正合天意，又是千秋之期，轉瞬由千秋而爲萬歲，
 乃大吉之兆也，並且令郎是觀音之善才童子，奉佛命轉世，

都相見，說公子才華絕世，我等不敢班門弄斧，公子錦
繡文章，我等少刻傾敬便了，盧杞聞言暗喜，便命徐筆作賦，
徐筆毫不謙辭，提著彩毫，展開花箋，不假思索，一揮而
就，盧杞看罷大喜，立時傳與衆官評論，衆官圍着觀看，連
連叫絕，米勝暗想，這狗子做的甚麼鳥賦，值得衆官呼彩，
便從旁引頸一望，只看見中段幾句道，百鳥咸和，萬卉齊開，
山茶瑞杏，玉李芳桃，桂花滿谷，梨蕊成堆，而且琪花偃
地，瑞草鋪苔，鸞鶴翔樓，獐鹿往來，上有珠宮貝闕，寶樹
瑤台，飛閣流丹而炳煥，層櫺聳翠以崔嵬，乃入涼沁之堂，

事破酒逃，不料又拜在太師名下，此事關係甚大，不可不密告太師。正欲起身，忽側坐米勝，暗遞一個眼色，原來米勝，也看出頗似徐羣，心中疑惑，暗叫黎元義細看，於是兩人離坐，走到堂下，互相商量，米勝道：「少時我與太師說明，再捉拿此子；仁兄可派衛士，加意防備，以免逃走。」黎元義笑道：「此地何地，縱有兩翅，也難飛出，談何容易。」逃出租府，兩人正自談話，忽聽盧杞呼喚，急忙進廳，但見棹上放滿筆硯花箋，因盧杞嘗着衆人，欲眩兒子才學，故命一般文官，齊作詩賦，就以今日盛會作題，各官知道盧杞心意，

式無憾，於是乃陳玉案，拂窗紗，鳴鐘奏樂，擊鼓催花，酌以瓊漿之露，烹以雪浪之茶，別有雲芝搖綺，扶煙露瓜，脆肺羊珠，繼以膚飯，熊掌桂實，雜以黃芽，更愛火果交梨，與碧藕玄霜而並美，綺葱赤薤，共琳琅玉髓而俱佳，况復顛君有凱旋之慶，文武有飛黃之機，宜其酩酊共醉，快樂無涯者也，相父慰焉，以此盛會，不有佳章，何敷雅宴，乃命諸官，作詩列傳，於是琳琅成篇，珠璣滿卷，予以此盛筵，曷勝歡忭，因不禁放膽鋪箋，爰作賦以爲紀念，衆勝看定，默思半晌，

竊賊之絕技

印度字地司族人，多不務正業，所習者惟竊取人物之手段，以竊技愈高爲愈榮，小兒至四五歲，爲之父母者，卽教以鑽牆穴隙，忍飢耐渴，與夫行竊時種種應用之技，如羊之咩，犬之吠，鷄之鳴，驢之吼，及其他各種禽獸之行動聲息，無不遍習之，竊技更進者，能臥地爬行，或手足著地，飛奔如犬兔，最高之技能，以身倒立，又起作樹形，某夜有一印度馬巡兵士，行時見有物葡萄樹於地，心知有異，乃下馬避立樹後，不意此樹卽字地司人所種，因該竊賊見馬巡兵士迅至不及趨避，卽倒立爲樹形，以欺之，馬巡兵士於黑暗不能察視彼輩，竊賊久倒立，馬巡逸，馬巡立狂奔，而始悟，兩賊均逃，奇哉！

之真偽，
之後，且
置偽樹之
枝叉間，
之物，久
急，不能
一勸斗而
見樹能倒
欲絕，既
馬追之，
不知去向矣

聯

有英文學家誌婚，
其友集新名詞爲聯贈之
云，方針直達中心點，
壓力橫施大舞台，頗膾
炙人口，
近有友人，爲大學
數學教授，年三十始婚
，或贈以聯云，
形學須從三角驗，
測量初到幾何深，
嵌數學名詞，
天衣無縫，且極風
趣誠佳構也。

△滑稽聯

海上有一某舞台，
台前高掛大堂聯一副，
其上聯云「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
，下聯爲「行行
行行行行」，余不知其
意，向友問曰此聯內含
可知乎，余友答曰，盛
字其音有二，「陣場場
場陣陣場」，「幸昂
昂幸幸」，「固諧鑼鼓之
音也，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五四)
(僑價)

第十三回
暴武揚府衙赴宴
馬青鋒公堂鏢奸

不拘情面，也很痛快，龍公點了點頭，隨問周爾培的意思如何，周爾培笑道，文先生方纔所說的話，是說說不能行的，試問暴武揚肯聽傳嗎，他既不聽傳，却又怎麼辦呢，依門下之見，不如將暴武揚請了來，告訴他有這麼一件案子，問他自己意思，該當如何辦法，並先聲原告喚來，問他肯不肯私下了結，反正這件案子，死者已沒有苦主，但憑劉雲一人控訴，並無別人的證，這案子乃是活的，如劉雲肯私下和解，便命被告送他些銀子，具個和歇的甘結，如是他不肯私了，那可乾分爲兩種說法，一種是冤公而斷，一種是偏偏心，將原告的狀況，批他個證據不足，駁了回去，這辦法最妙，因

館有來往，并且有親，又豈肯幫助劉雲說話，講到公事公辦，却又很難，因為案卷詳上去，上憲定讞取下來，仍為暴揚開脫，候門下之見，大人如不想要這頂烏紗帽戴，便和斷個明白，如是要圓通辦法，只得稍為徇情，該當如何，還不在大人的明見麼，龍公聽了，也點了點頭，隨說徇情字，那是為官的秘訣，本府豈有不知，無如為國為民，在任上想，可就萬不能膽略，本府出京，曾面領聖諭，上報恩，下慰民望，均說不到徇情，但如用激烈手段，對於善王方面，又很難解決，也罷，本府已有方法在此，且等明再說，二位先生且退，將文案擱下，容本府詳細參詳，後方好陞堂理事，周文二人應命，起身退出，當晚龍公細閱卷，至夜探方睡，